

【拒绝流行】灾难无美学



曹林
北京时事评论员

近来,南方洪灾让人揪心,一些带着美颜、远景视角看洪水的段子,一些瞎抒情、乱唱高调的灾难美学,一些不合时宜的清新卖萌,让人反感。什么“只要心态好,门口就是巴厘岛”,什么“鸳鸯锅”……

想起埃德蒙·伯克在《崇高与美的理念之起源的哲学探索》中谈到的“崇高”,他认为崇高起源于任何“可怕类”的事物,只要观察者处于远离危险的安全情境下,他就能将其他情境下是痛苦的惊悚体验为“愉快的恐惧”。巨大的瀑布、狂风暴雨,电闪雷鸣,或大炮发出的声响,可能会引发崇高的激情,所有这些事物都会激发起“心灵中伟大与敬畏的感觉”。康德在《判断力批判》中也谈到,具有强烈破坏性的火山,沿途留下一片废墟的飓风,桀骜不驯辽阔无垠的海洋,强大的河流流直而下而形成的高悬瀑布,都能让远处的审美者带来一种

“愉悦的释放”。可是,远离危险的安全情境中的人们,能不能克制一下这种“愉快的恐惧”,压抑一下那种自私的审美愉悦,稍微有些悲悯,对他者“痛苦的惊悚”有一丝同情的理解。

从美颜和远景的角度看,如果没心没肺没温度,确实容易把洪水看成“波澜壮阔”的审美对象。什么是人文主义和人文关怀?就是在自然景观的审美愉悦中看到人,在事不关己的抽象崇高激情中看到具体之人的命运,并形成在自然面前人的命运关联感。远景和美颜,朋友圈场景,无人机航拍,俯冲式掠过,宏大的画面,抒情的音乐,很容易消解灾难中具体人物的具体痛苦。所以,关闭心中那个美颜和远景之镜,让自己的眼睛伸到具体之境,设身处地将心比心,才能跳出那种审美的冷漠。

灾难无美感无美学,只有毁灭和伤害,从远方的旁观者变成近处的共情者,才能明白这一点。



黄维保
香港学者、作家

大约20年前我获得第一部手机,当时照弟认为我这个“从文”的哥哥不“理”不“工”,落伍于时代,“通”我接受先进的科技产物。电脑呢,约十年前,行将退休,以后没有研究生帮我打字了,于是临老学乖打字,居然打出了方块字的意义和节奏。家里购置了传真机与打印机,于是我顾盼自豪,认为通讯科技已齐全。

不久之后,“微信”显著地表示我又一次落伍。在几个学术研讨会上,同行发现我不用微信,以为我是个怪物;后来向微信妥协,这“正常化”使得自我感觉良好。不料多年良伴、情同手足的手机变得容易发热,加上此机GB数目原本就少,“器量”狭隘,一惊之下,乃赶快慷慨换机。新机属5G,我不再落伍,反是“超前”了。

【含英咀华】迈向“先进”

最近照弟来访,发现我家中的打印机坏了,电脑太老旧,不但慢,而且随时可能报废。机器作废不要紧,万一电脑中的各种文档“随机而逝”,我无数年月辛辛苦苦累积的文字心血结晶,怎样呼天抢地上穷碧落找回来呢?过了两三天,照弟驾车携来大包小包各种器械,不由分说,一个下午拆拆装装,我家的现代智能“武装”顷刻焕然一新。他原为通讯科技公司的高管,去年才退休;现在身兼我家科技的督导和义工,效率和成绩都惊人。他还添了个新鲜玩意:变魔术般,让一个短方柱形白色小箱子赫然出现。对着“她”喊一声“小爱同学”,就像喊一声“芝麻开门”,我要听的古今中外各种琴韵书声,就神奇地都推送出来。

手机伴我二十余年,情同人造的手足;而照弟这真的手足,从手机到智能音箱,促使我的科技应用从“落伍”迈向“先进”。



胡泳
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

幸福不可以强求。小朋友不断接收到一种信息,认为自己一直不开心,那就出了问题。其实,完全不必时刻保持开心。研究发现,使幸福成为生活中的明确目标,实际上会使人感到痛苦。为幸福努力越多,为自己设定非常高的幸福标准,在无法满足所有这些标准时感到失望(而不是幸福)的机会就越大。

因此,试图强迫自己变得快乐,并没有帮助茉莉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转变,这也就丝毫不足为奇了。实际上,这种策略不仅不能为她带来幸福,还似乎使她对父母感到孤立和生气,这是她决定离家出走的因素。

对于茉莉(以及我们其他人)来说,获得幸福的更有效途径是什么?最近的研究指出“优先考虑自认的幸福”的重要性——有意在生活中花很

【别处生活】幸福不可以强求

多时间来享受我们个人喜欢的经历。对于茉莉来说,是冰上曲棍球、与朋友共度时光、与父母四处闲逛。

但是,至关重要的,是,将积极性放在优先位置,并不需要避免或否认消极情绪,也不需要完全消除造成消极情绪的情况——这种一心一意追求幸福的效果会适得其反。

如果承认生活中既有光明也有黑暗,那么就会发现,幸福并不适合所有情况。我们的情绪有助于我们适应新的挑战 and 机遇,所以它们各有各的用处。愤怒会动员我们克服障碍;恐惧使我们警觉到威胁,并准备好要战斗;悲伤和失落,是帮助我们遭受损失时的正常反应。所有这些情绪使我们能够满足特定情况下的特定需求。

幸福也是一样:它有助于我们追求、实现重要的人生目标,并鼓励我们与他人合作。但是,就像我们不想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感到愤怒或悲伤一样,我们也不想在哪一种情况下都感到幸福。

【如是我闻】

活在当下



李雪峰
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
苏轼寄居惠州嘉祐寺,有一天出门散步,在松风亭的时候想着要到附近的林间好好休息一下。可是放眼望去,林间的亭子还在树梢之外。此时的苏轼突然悟到——“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?”由是如挂钩之鱼,忽得解脱。若人悟此,虽兵阵相接,鼓声如雷霆,进则死敌,退则死法,当怎么时也不妨熟歇。《(东坡志林·卷一·记游松风亭)》

其中最要紧的地方是“如挂钩之鱼,忽得解脱”的开悟。人的自由并不是外在的,就在每个人的一念之间。“挂钩之鱼”是我们每个人的常态,是“放下”之前的状态。而解脱之后才是“放下”的境界,“虽兵阵相接,鼓声如雷霆,进则死敌,退则死法,当怎么时也不妨熟歇。”这是真正的安闲自得,得大自在。大部分人生并非生活在此刻,人们常常等待着周末的来临,孩子的长大……苏轼告诉我们活在此当下。

我很喜欢陶渊明的诗,更喜欢他的生活。可是在我们的时代,并非每一个人都能跟他一样弃职而去,归隐田园的。其实生活在世俗社会的人,重要的是对待生活的方式,决定我们是否能够获得内心的平静。

慧能(638—713年)说:“佛法在世间,不离世间觉。离世觅菩提,恰如寻兔角。”《(坛经)》寻找一种跟世俗生活没有关系的觉悟,就像愚人误以兔耳为角,实则无角也。这一大乘佛教的思想实际上是上从龙树(Nagarjuna,二世纪)的思想中来的:涅槃与世间,无有少分别;世间与涅槃,亦无少分别。《(中论)》因此,中观学派认为在世间可以实现涅槃,从而将涅槃与生死世间统一了起来。



尤允
新加坡作家

热爱烹饪的阿胡,原本在学烹饪,担任家政老师,到了不惑之年,决定听从内心的呼唤,改变人生跑道。她辞去教职,改在家里经营私房菜,用工作供养理想,每天享受丰腴饱满的快乐。

她烹煮的菜肴,新颖而又精致,加上用料新鲜讲究,经营不久便吸引了不少食客。

去年,经媒体大力推介之后,预约的时间密密麻麻地排到明年。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切都顺风顺水,称心惬意。可平地一声雷,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,新加坡封国锁城,禁止堂食,阿胡的私人厨房被迫关闭,所有的预约都取消了。阿胡对着原本香气氤氲的厨房发呆,可是,不旋踵,她便想出了变通的办法。

她转战网上——通过视频,教导大众烹饪。

疫情蹂躏四方,许多人足不出户,有了可供挥霍的闲暇,想以烹饪为消遣,却不

【昙花的话】变通之道

热老手呢,也想学习一些新的菜肴,使厨艺更上一层楼,鉴于此,网上烹饪节目便成了众人的“及时雨”。

别人出奇制胜地推出花里胡哨的菜肴,可阿胡却逆其道而行。她说:“烹饪就是寻常生活的寻常事,越简单就越贴心、越易学就越能俘获人心。叠床架屋的菜肴可能美味,但耗时费事啊!”她又说:“能教会一个原本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煮出三几道菜,是我的本事;但是,能教会一个原本抗拒厨房的人爱上炊事,才是我的魅力。”

她走平实路线,专教那些一看就会而又美味可口的家常菜肴,而且,一边教,一边以幽默的口吻传授各种烹饪秘诀,既实用又有趣。这一招非常管用,视频推出不久,观众如奴附庸,前景一片大好。

她淡定地说:“凡事都有变通之道,条条大路通罗马嘛!世间饮料缤纷,当喝不到清冽甘香的铁观音时,别忘记还有浓郁甘醇的咖啡在等着你呀,犯得着为了失去某种饮料而痛哭流涕吗?”



杨小彦
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

面对屏幕叽哩哇啦地宣讲,学生大多不打开他们的视频(其实打开也得多大用),效果如何,只能孤独地想象。突然发现,比如,自己给分裂成两个,一个对着屏幕发言,另一个则悄然站在一旁,注视着眼前这个正对着屏幕假装充满激情的“老师”。“另一个”看到了什么?他眼中的现场,一个人对着一台电脑,自顾自嗨,自嗨自顾,是否滑稽?这个想法再延伸出去,变成这样:始终有另一个“我”随时随地关注这一个“我”;我在挖鼻屎,我在大嚼猪蹄,我在狂嚼瓜子,我在对着镜子做各种不为外人觉察的表情,以及,我对着我的生无名之气,说发狠的话……更有甚者,我去相亲,我去泡吧,我正走在热情洋溢地和一美女搭讪,说一些自己也不知道东南西北的伪装出来的“情话”,那副志在必得其实根本就沒戏的无奈表情,实在太让观察者——也就是另一个“我”——郁闷。

【横眉相对】自嗨与自顾

我想,所谓精神分裂症,八九不离十,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有两个“我”,一个在暗处,一个在明处;一个装模作样,一个冷静观察。然后,冲突开始发生,先小规模,渐渐地,随着“冷静观察”日益无法容忍“装模作样”的拙劣表现,上升为一种冷酷的声讨,狠斗私字一闪念之间,擦亮双瞳达至雪亮以便深化持续地盯紧!

再然后,疲累了,气虚了,阴阳失调了,终日昏昏然,无奈之间,情急之下,迈入医院,求诊问诊。一番折腾之后,好心的医生说了,其实你没啥,血压正常,血糖正常,嘌呤正常,内分泌正常,肾上腺素正常,甲状腺素正常,气足而淡定,天人平衡,就是大脑皮层里有一个区域,可能看屏幕多了的缘故吧,有一点异常。建议:停止使用电脑。

回来遵照医嘱,刚好远程授课完成,于是把电脑扔掉,每天只看蔚蓝的天空做幸福的冥想。果然,不到几天,不适感消失,两个“我”合并成一个,有一种由绿和谐从内向外持续发散。这时才发现,不知何时,墙上谁挂了一幅字,是印刷品,上书:难得糊涂!



钟红明
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妈妈家里有一些老物件,比如两口樟木箱,最早是放妈妈宝贝的那些全毛线线和毛料的,据说樟木箱天然防蛀。后来有了各种橱柜,这两口箱子左挪右挪,找不到合适的位置,终于盖上了罩子,退出日常。还有一口黄色的藤条箱,藏在床底深处,小时候我只觉得它可疑,皮箱被开来开去,这藤条箱却从来静静地放在那里。某次我趁父母不在,冒险把它拖出来过,发现里面有一本爸爸被授予军衔的证件,由国防部长彭德怀签署;一套叠得很整齐的军装,黄色的,扣子上篆刻着“八一”两个字,爸爸穿着这身军装拍过一张照片,胸前有“志愿军”的标志。那时候的爸爸,浓浓的剑眉,脸庞棱角还有点圆润,正是青春的脸庞。小时候,隔壁的哥哥姐姐常有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的,但妈妈从来不允许我们拿这件军装出来,于是我就深深记住了那排漂亮的纽扣。

其实我们家从来没有收藏纪念品的传统,爸爸有一床线毯,被我裹着滚过来滚过去,某天他不经意地说,那是他参加游击队时的“卧具”,在广东的山区,露营的时候不知道多有用!妈妈也是听老家的亲戚说过,父亲第一次参加游击队的战斗时,人还没有枪高,在放警戒哨,游击队员紧急撤退时忘记通知他,还是一个本家叔叔看见了,赶紧让他跑掉的。这个场景一经叙述,就变得有些好玩,于是我小时候一直喜欢追问父亲:消灭过敌人吗?父亲从来都不回答。只是告诉我,他当时参加的是“启明星团”,第一次战斗是打一个村公所,缴获二十多条枪,队长拿自己的钱出来,请他们吃了一顿炒牛肉,因为他们的队长是地主的儿子……

直到晚年,父亲的眼睛已经视物模糊,但思维非常清晰,有一天,他对我谈到他的人生选择:那个夜晚,从县城的中学被迫辍学回家,不愿意自己的一生就在放牛中度过,那时在宗族的祖屋里,他读到了很多进步的书籍报刊,也接触到进步的士人,于是某天夜里,他带了两件衣服,毅然离开家,投奔革命……有无反覆。

【不知不觉】老物件

妈妈家里有一些老物件,比如两口樟木箱,最早是放妈妈宝贝的那些全毛线线和毛料的,据说樟木箱天然防蛀。后来有了各种橱柜,这两口箱子左挪右挪,找不到合适的位置,终于盖上了罩子,退出日常。还有一口黄色的藤条箱,藏在床底深处,小时候我只觉得它可疑,皮箱被开来开去,这藤条箱却从来静静地放在那里。某次我趁父母不在,冒险把它拖出来过,发现里面有一本爸爸被授予军衔的证件,由国防部长彭德怀签署;一套叠得很整齐的军装,黄色的,扣子上篆刻着“八一”两个字,爸爸穿着这身军装拍过一张照片,胸前有“志愿军”的标志。那时候的爸爸,浓浓的剑眉,脸庞棱角还有点圆润,正是青春的脸庞。小时候,隔壁的哥哥姐姐常有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的,但妈妈从来不允许我们拿这件军装出来,于是我就深深记住了那排漂亮的纽扣。

其实我们家从来没有收藏纪念品的传统,爸爸有一床线毯,被我裹着滚过来滚过去,某天他不经意地说,那是他参加游击队时的“卧具”,在广东的山区,露营的时候不知道多有用!妈妈也是听老家的亲戚说过,父亲第一次参加游击队的战斗时,人还没有枪高,在放警戒哨,游击队员紧急撤退时忘记通知他,还是一个本家叔叔看见了,赶紧让他跑掉的。这个场景一经叙述,就变得有些好玩,于是我小时候一直喜欢追问父亲:消灭过敌人吗?父亲从来都不回答。只是告诉我,他当时参加的是“启明星团”,第一次战斗是打一个村公所,缴获二十多条枪,队长拿自己的钱出来,请他们吃了一顿炒牛肉,因为他们的队长是地主的儿子……

直到晚年,父亲的眼睛已经视物模糊,但思维非常清晰,有一天,他对我谈到他的人生选择:那个夜晚,从县城的中学被迫辍学回家,不愿意自己的一生就在放牛中度过,那时在宗族的祖屋里,他读到了很多进步的书籍报刊,也接触到进步的士人,于是某天夜里,他带了两件衣服,毅然离开家,投奔革命……有无反覆。

提前预约

□查君书

有福是土生土长的乡下人,十年寒窗,终于上大学了,工作了。每逢节假日,他都回家和父母团圆。

但自从有福当了局领导,已经好几年没回家和父母一起吃一顿团圆饭。

清明节到了,有福妈打电话给有福:“福呀,清明节你弟弟、妹妹他们要回来祭祖,你也带着媳妇孩子回来一趟吧,一大家子凑在一起吃顿团圆饭不容易。”

有福说:“妈,本来这个清明节您就是不来电话我们也准备回去的,但不巧的是,已经有人提前预约了,想推掉,又抹下面子……”

有福妈说:“好,少喝酒多吃菜,注意身体!”

端午身体快到了,有福妈又打电话给有福:“福呀,端午节你弟弟、妹妹他们要回来看妈,你也带着媳妇孩子回来一趟吧,一大家子凑在一起吃顿团圆饭不容易。”

有福说:“妈,本来这个端午节您就是不来电话我们也准备回去,但不巧的是,已经有人提前预约了,而且这个饭局挺重要……”

有福妈说:“好,少喝酒多吃菜,注意身体!”

一转眼,中秋节到了,有福妈还打电话给有福:“福呀,中秋节你弟弟妹妹他们要回来聚一聚,你也带着媳妇孩子回来一趟吧,一大家子凑在一起吃顿团圆饭不容易。”

有福说:“妈,本来这个中秋节您就是不来电话我们也准备回去,但不巧的是,已经有人提前预约了,而且这个饭局挺重要……”

有福妈说:“好,少喝酒多吃菜,注意身体!”

还有十多天就过春节了,一天下午,有福刚下班回到家,就听见有人敲门,打开门,是老爹提着大袋小包的土特产站在门口。

有福说:“爹,您怎么来了?”

老爹说:“福呀,今年你弟弟妹妹又要回来过年,你妈说一大家子凑在一起吃顿团圆饭不容易,就让我赶在别人前面来预约。”

梅子熟了

□胡正彬

梅子生在六月。六月,正是江南梅子黄熟的季节,梅子的妈妈很喜欢吃梅子,所以给女儿取了个小名叫黄梅子。梅子爸爸姓黄,梅子的大名就叫黄梅子。

梅子生在苏州,长在河南,她父母都是河南人,在苏州打工。他们在苏州没有户口,梅子也就没法在苏州上学。

一岁的时候,母亲就把梅子放在老家,又去苏州打工了,梅子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,初中毕业,梅子没考上高中,不是不努力,确实是技不如人。老师说:上个技校吧,学门手艺。爸爸说:算了吧,上完技校还得打工,还是省点钱吧,女孩子,初中毕业就不错了。

梅子不怪父母,要怪就怪自己,父母也有难处,爷爷奶奶都老了,都有病,常年要吃药,梅子还有个弟弟,才上小学,家里花钱的地方多,父母还要攒钱为弟弟盖房子、娶媳妇。女孩子,怎么都能嫁出去,男孩子要是没出息,家里又没钱,连媳妇都找不到,不是重男轻女,是社会现实,把梅子放在父母的位置,梅子也会这样做。

初中毕业,梅子就来到了苏州,跟父母一起,在一家模具厂打工,一打就是十年。十年的江南生活,已经把梅子熏陶成一个标准的江南女子了,不仅长得高挑白嫩,还会说一口糯软的苏州话。

现在,弟弟已经上了高中,家里也盖了一座三层小楼,梅子也有对象了,谈了好几年了。对象名叫王群,也是来自老家的,还是个大专生,跟梅子一个厂子工作,人家有文化,是个技术员。有文化就是好,梅子干了十年,没技术人家五年的工资高。

王群很爱梅子,自己工作干完了,也不回去,留下来替梅子加班。两人都二十六了,都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,梅子也很喜欢王群,想跟他整天黏在一起,为他洗衣做饭,替他分忧解愁。可是,父母就是不同意梅子结婚,原因很简单,没达到老家女孩出嫁的条件。

老家嫁女的条件,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:一动一不动,外加“万紫千红一片绿”。一动,是指一辆小轿车,一不动,是指一座房子,但不是乡下的房子,是县城的房子,乡下的房子,再好也不行,像梅子家那样的三层小楼也不行,县城生活方便啊!

房子,王群已经在县城买好了,三室一厅,五十多万,贷款买的。车子也好买,十来万的车子,首付几万就能提到车。问题是,养车子要花钱啊!两个打工的,

天天加班,要车子有什么用?妈妈说:没用也要买,人家嫁女儿都有,咱女儿又不比人家女儿差。王群说,买,结婚时一定要买。

但这“万紫千红一片绿”,就是钱。红的指一百元的人民币,千红就是一千张,合计十万块;紫的是五块钱一张的人民币,万紫就是一万张,合计伍万元;绿的是五十元的人民币,一片绿,没有说多少张,多大一片……这是个活口,女方说了算,一小片,最低一万,一大片,那就没准了。反正,老家的行情,万紫千红一片绿,最低十六万。

在梅子的眼里,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,怎么就这个彩礼钱,不能通融呢?梅子跟母亲商量:咱先欠着好不?结了婚,我们慢慢还。母亲说:不行,这不是钱的问题,这是面子的问题,我跟你爸爸都是要面子的人,村前村后,比咱家穷的有,比咱家富的也有,比咱家女儿丑的有,比咱家女儿俊的也有,都是这个规矩,咱就这一个女儿,不能让人家轻看了。

梅子说:你这不是卖女儿吗?妈妈叹了口气:你这样说,妈妈也没办法,你弟弟还在上高中,你一出嫁,全家又少了一个挣钱的。爸爸妈妈年纪大了,也不比当年了,手头也慢了,加班也加不过年轻人了,咱家在县城也没房子,你弟弟上大学得十几万,将来娶媳妇,也是这个规矩,到那时候,我们这一把老骨头,砸了卖了,也值不了几个钱了,你不能看着你这个唯一的弟弟打光棍吧!

梅子说:结了婚,我跟小王还可以帮弟弟的。母亲说:结了婚,你就是人家王家的人了,他们家,上有老下有小,还有一个弟弟,也不好过,哪能指望得上你们。

今年的梅雨,比往年来得多,下一整天,一连好几天,下了班睡完觉,梅子哪也不想去,一个人坐在窗下看落雨,小王冒雨给梅子送杨梅来了,说:新摘的,甜得很,赶紧吃。

梅子不想吃,愁眉苦脸的,小王问:咋啦,哪里不舒服?我陪你去医院看看。

梅子说:嫁个人怎么这么难?这都什么年代了……

小王说:嗨,都怪这雨,把好端端的一个宝姐姐下成了林妹妹,只要咱们好,结婚早两年,晚两年有什么关系,昨天老板说了,我干得不错,还要给我涨工资哩,不出二年,保证能攒够“万紫千红一片绿”,圆你一片孝心。

梅子笑了,拿起一个梅子,剥了皮,咬了一小口:嗯,真甜。



亮丽的风景线(雕塑)
□吕学晶

我叫刘一刀

□赵艳

刘一刀这个人出名,菜市场的人都晓得。五十几岁的卖肉大汉,干此行已有三十年。十八岁就杀猪卖肉,有一手绝活,称量一抓准,切肉一刀下去不变,你要几斤几两,准确无误。有好事者和不服气的,拿过一称量,都没错。

邻近菜贩生意忙碌无暇,就唤一声,刘一刀快出手。他果然就一抓就好,这速度和准确度,令人咂舌,众人也服了这位老大。

刘一刀好喝点小酒,酒酣耳热,对别人的好奇咄咄嘴笑道:“无他,但手熟尔。”口气和卖油翁一模一样。他文化底子不差,是老高中生。要不是临高考他爸得了大病,早就十年寒窗一朝题名。

“我是高考未遂。”刘一刀说话诙谐,市场的人听得哈哈大笑。卖猪肉三十年,地位牢固,没得哪个比拼过他的一抓准,长江后浪推前浪,在他这里就没有过。

这几年市场来个愣头青,偏偏不服,故意切四两八钱,先用电子秤过,然后拿给刘一刀,说,师傅,这半斤肉先搁你这里,回头我再拿。

刘一刀瞟一眼,头也不抬,说,拿走,差二钱,短斤少两的事你大爷不会干。

愣头青心里大惊,这才服了。回去扬扬开,刘一刀地位坚不可摧。

这天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来买肉,一千肉案都问过,只买半斤,还嫌贵,价格压得很低,摊主们都不

干。说,边上还有一家,你去问他卖不卖。

说的就是刘一刀铺子。老太婆走过去,说,师傅,我只买半斤,卖不卖。

刘一刀看看她,静默了两秒钟,然后才说道,当然卖了!不过,半斤少不了点呀?

不少啦,我一个星期吃回肉,涨这么贵,二十几块一斤了!可以啦。老太婆说,满脸皱纹,声音沙沙的。

刘一刀拿起家伙切了一块,装口袋里,是半斤,提稳啊。老太婆点白头发苍苍的头,走了。

隔一个星期她又来了,还是那镜头,一走过问,只买半斤。没人肯卖,还是刘一刀给她划了一块。

接下来的一个月都这样,成了常态,老太婆边走边念叨,你们这些人做生意不老实,短斤少两,以为我老被整不晓得呀?你们看看人家给我割的肉,有多分量!不短斤少两,我还找他买!她说着还拎起那块肉朝贩子们展示,示威的调门。

愣头青也在场,看到大喜,这回刘一刀砸场了!输了!

他走近老太婆,说,老人家,我看你这块肉不像是半斤啊。

哼呀,不像?你掂掂!老太婆说,把肉递给他。

愣头青掂掂说,哈哈!刘一刀啊刘一刀!你拆自己台了!大家看看,这半斤是多少!他把手搁到电子秤上,准确显示出重量——一斤!整整

多出一倍啦!大师傅,你阴沟里翻船了,是眼花了吧?

菜场的人都知道,这稳坐神刀的刘师傅跌下神坛,大家看他怎么反应。

只见刘一刀走过来,把“半斤肉”拿来搁案板上,锃亮的刀迅速一分二。一指指一块,说,半斤。又指指多出来的一块,说,也是半斤。分别称量,两块肉都是半斤,丝毫不差!旁观者都佩服地瞪大了眼,愣头青也一样,大家都有不解和疑惑,这是怎么回事?

刘一刀把两块肉合拢来,塞给老太婆,说,老师下次再来,还给你切半斤!决不短斤少两!老太婆冲他点点头,拎着“半斤肉”笑咪咪地走了。

人们惊讶不已,议论纷纷。刘一刀吸烟,烟罢喷出,徐徐地说,你们不晓得,这老人家是我小学语文老师,对我很好。只是后来老公去世,她受了刺激,虽也回来过几次,可脑子不好了,再也认不得我这个学生来。那天她来买肉,虽然好多年不见,我也一样认出她来了!老师无儿无女,退休费少,又有病,一周吃半斤肉,是真的。我给她的是一斤肉,多出来的半斤,是厚道和良心,也只能这样报答老师了,希望她每个星期都来买肉!

市场的人听完,面面相觑,说了一声——好个刘一刀!尤其是那个愣头青,更是若有所悟。